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月令解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往壽鏞佐吳藩幕每披牘見各縣所上晴雨表視爲尋
常官文書及司計浙江此制猶相沿也更歷十餘年至
江蘇則不復見之矣乃歎古制漸湮欲求告朔餼羊而
不可得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也者且羣視爲可緩矣
未雨綢繆徹彼桑土誰其知之外侮之來蓋有自也宋
端平初慈谿張子宓先生入侍講幄爲解月令旋以病
歸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
以此一月之令進於御前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也可謂知其本矣夫月令爲秦相呂不韋所作秦盡廢三王之法讀史者方痛心疾首謂其取亡之速在不恤民然其於地利則長城萬里後世藉以禦外於天時則月令十二月後世賴以治內始皇雖不道而國之爲國民之爲民猶未嘗忽焉張氏取之意在斯乎抑攷月令所紀往往與豳風殊如豳風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籍異期一也月令仲春倉庚鳴豳風在蠶月夏之三月二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豳風云十月隕穠三也月令仲秋嘗麻豳風云九

月叔苴四也月令季秋嘗稻豳風云十月穫稻五也月
令季冬取冰豳風云三之日納於凌陰六也毛傳謂豳
土晚寒然秦豳皆雍地溫寒不應相異如此蓋二書所
主不同月令所主在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主
在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非地氣使然也此古之解經
之說不又足徵秦政教之善乎呂氏旣作春秋又作月
令旣未可以其人廢言而張氏按月進解更有合於古
先王之後天而奉天時之意也取而校刊焉豈僅僅表
彰鄉先生之箸述哉而政教風俗之隆替於斯見矣因

月令角

書而論之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後學張壽鏞序

約園刊本

四庫全書提要

月令解十二卷

宋張慮撰慮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慮端平初入侍講幄時所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卽漢書藝文志所

云古明堂之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篇之內者呂氏
春秋錄以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晃張華
皆以爲周公作鄭康成高誘以爲卽不韋作論者據漢
百官表言太尉爲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與尉之
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與尉遂斷
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錄舊文或傳益以秦制歟
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
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行某令
則致某災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爲漢儒陰陽五

行之濫觴慮解皆未能駁正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爲慮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爲一編多刪其複於例爲協閒有刪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

慈谿縣志本傳

張慮字子宓

○案延祐志唐建中宰相鎰之裔家慈谿清水莊上號清水張氏家訓嚴整子弟多

孝謹歲時田作無大小咸承命有時赴慶元二年進士

南宮者宗長命曰第幾郎特免摘茶

故事潛邸進士升名慮不以自陳授州教授

○案延祐志調臨江

教授樓鑰見而器之俾闔族子弟師事之既爲翰林學士後舉以自代

爲浙東帥屬帥督

新昌舊逋慮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

稅當寬爲之期使田里久饑之甿少還已耗之氣血尙

可理舊逋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

時新進者多遲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

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鏗薄而拂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嘉納焉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盼盼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時以旱求言卽上疏曰上天之心卽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

者凡祖宗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旣以一切之政賦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

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媿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對願力主正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祕書郎預編寧宗會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條猶患悖謬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

惟守則自求諸已而已儻以爲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
天下曰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
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
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
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
病乎分也遷祕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
郡剖決滯訟眾皆悅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
庫爲築城費慮至曰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爲倡繼
是儻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

糶於郡處後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

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直償之

○案延祐志有朱文公儀

禮黃幹所刻而春祭禮未備處求善本補之

徙知處州

○案延祐志政不病民而除其病於民者

移知溫州力辭遂直祕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

使幕中使者尙威力復諫自用慮守正不阿每濟以寬

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

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

敷暢厥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慮議

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爲其所

紹功未卽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力辭勸

講之職升國子祭酒

○案延祐志麗眉冠帶諸生望之肅若也

以爲月令之

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

功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案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

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

○案延祐志卒年八十

詔贈四官

宋史本傳

○案宋史論云張處子諒易直有裨世道

○案延祐志諡文靖